

观察

# 筑梦前行

汤丹文

6月13日晚，甬剧《筑梦》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首演后，导演陈薪伊，这位直率可爱的老太太激动地对台下的观众说：“现在很流行真人秀，《沈三江》（《筑梦》曾用名）就是个真人秀。大家回去在网上找一下，有一个（宁波）人叫沈祝三，这是个真人……舞台上所有在观众心目中呈现神的形象的人，那肯定是伟大的、无私的、对人类有贡献的。沈三江就是我心中的神。”

的确，综观这几年甬剧新剧目创作，除了《典妻》改编自柔石的小说，其他像《桑兰》、《宁波大哥》，其主人公都源自于现实中真实的人物。从民间“田头山歌”逸逸而来的甬剧似乎天生与现实生活真实直联，作为“天下第一团”的甬剧团也正是凭着新创现实题材剧目砥砺前行。那么，这次为什么是沈三江（沈祝三）？

相遇也许是偶然。当创作者与那个曾经创造过武汉三镇的沈祝三不期而遇之时，许多人尚不知道这个在武汉发展的宁波籍开发商所成就的大事业，至少对笔者而言是如此。事实上，在武汉，沈祝三大大有名。他是武汉民国十大历史人物之一，汉口现存最漂亮的老房子差不多都是沈祝三旗下的汉协盛营造厂盖的，它们几乎撑起武汉三镇的半壁江山。可以这么说，沈祝三是武汉开埠后名副其实的造城者，有着91年历史的富丽堂皇的汇丰银行大楼，也是汉协盛所建，至今仍是汉口沿江大道的地标建筑。

据资料记载，鼎盛时，汉协盛在武汉同时开工的工地有40多个，我们完全可以想见那时沈祝三的大手笔。有一个例子可以佐证沈祝三在生意场上开阖自如的气派：当时，汉口几乎所有大建筑都是由景明洋行的英国设计师海明斯、伯克莱设计。沈祝三与他们联手，景明洋行除了收取业主的设计费外，还可以得到汉协盛5%—10%的费用。而他们设计的建筑自然由汉协盛承建了。

让沈祝三名扬青史的是他承建了武汉大学。这座溯临东湖、号称世界最美校园之一的武汉大学，其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群，气势恢宏，布局精巧，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唯一完整规划且一气呵成的大学校园建筑。它与清华大学早期建筑和北京大学未名湖燕园建筑一起被国务院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从商业角度而言，承建武大是沈祝三生意上的失败之作。与剧中情节不同的是，那时的沈祝三眼睛已完全失明。虽然看不见工程图纸，但沈祝三还是能凭人口说，核算工料，计算工价，指挥施工。在建造过程中，1931年武汉遭遇水灾，又逢经济萧条带来的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最致命的是，承包工程时漏算了建武大须开山筑路费用。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沈祝三还是坚持一不提高造价，二不拖欠供货商货款，三不拖欠工人工资，孜孜以求做精品工程、百年工程。最终，他不得不把一批房产和砖瓦厂抵押给银行，直到武汉沦陷时才偿债完毕。

生意场上精明的沈祝三为何在承建武大时显得那么“独头”而偏执，甚至不惜毁家输财，最终使汉协盛一蹶不振？

除了宁波帮商人诚信基因深植沈祝三心中，其个人成长历程以及对教育兴国的笃信，是他能无畏艰险、筑梦前行的动力。

编剧王晓菁在与北京媒体记者的交流中曾提及，沈祝三的老家在鄞州沈风水村，旁边就是号称浙东“进士第一村”的走马塘。从小家贫，早年丧父，沈祝三是个“读雨书”长大的孩子。所谓“读雨书”，就是浙东农村贫穷的孩子平时要帮家里放牛干活，只有到了下雨天，才能在私塾的门外听先生讲课。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或许是功名成就后的沈祝三一生待解的情结。

在武汉大学的落成仪式上，校长王世杰特别提到：“沈祝三的亏累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可惜本校的经费也十分困难中，无法补偿他。”也许，这时人们最希望的是在嘉宾席上看到沈祝三的身影，这是荣誉也是告慰，但他却不见踪影。导演陈薪伊对此的解释就是：“在他眼中，大学是最神圣的殿堂。在隆重的开学典礼上，一个穷困潦倒的瞎子是不配出现在这种场合的”。1941年，64岁的沈祝三在困顿中一病不起。

我用比较多的篇幅来概述甬剧《筑梦》主人公原型的一生，无非想说明这个剧目在当下的现实意义。陈薪伊导演曾表示：戏剧要传播正能量，要把最优秀的人呈现在舞台上。而剧中主人公沈三江正是宁波帮中有灵魂、有梦想的商人代表，他身上所体现的也正是宁波帮曾有过的浓浓书香浸润的商帮文化。

清华大学长三角研究院中国企业家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管理专家王育琨曾这样评价沈祝三：“比尔·盖茨与巴菲特在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以后，开始关注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中国早期的企业家沈祝三，却能超越自己的困境，关注社会的百年工程，更为不易。在他身上有着宁波帮的‘商魂’，也有着可以照亮今日商业领袖的视野与价值。沈祝三的视野、价值和人生格局，尤其为当今中国所需要。”

# 瞿蓓：书墨雅韵中的幸福

黄素华



近日，甬城外办负责人赴上海拜会新西兰、瑞士、以色列、爱尔兰、智利等国驻上海总领事时，赠送的礼品中有一份特别雅致，那是我市女书法家瞿蓓的书法作品——扇面小楷。

说起瞿蓓，她是一名典型的职业女性，工作节奏紧张而忙碌；但8小时之外，瞿蓓却转身成为浸淫在琴音香道书画中的古典女子，从容淡雅，其作品被省书协主席鲍贤伦赞为“书画俱佳”。观其小楷，秀丽清新中自有风骨，透出的是书写之人的宁静、典雅；赏其画作，工笔仕女或菩萨画像尽皆恬然、脱俗。

或许不得不承认：世上真有这样一群人，无论做什么都能自如操纵，专心致志臻一定境界。于瞿蓓而言，工作、爱好可两不误，在瞬间实现转换，自然得如同迈腿走路一般：提笔即忘俗，充盈于她身内身外的，就只剩下“思接千载，神游大荒”的艺术入定了。

回顾艺术之路，瞿蓓用“深入骨髓”来形容自己与书画之间的情谊。

## 与明州碑林的缘分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几十年后的2013年10月，瞿蓓将自己的书画首展也放在了天一阁，“我是想着，用书法和绘画来向天一阁汇报，让它看看，它给予我的艺术启蒙开出了什么样的花。”那次书画展，正值“菲特”台风肆虐宁波不久，爱心满满的瞿蓓拿出了自己最喜爱的一件书画作品进行义拍，所得12.8万元全部捐给了受灾最严重的余姚灾区。

书画自古是不分家的。如果说，是天一阁的碑林激励了瞿蓓骨子里的书法因子，那么幼时女孩特有的梦想则让瞿蓓对绘画的喜爱一步步加深。

“很多小女孩都曾有过‘闺秀情结’吧？就像公主情结一样，喜欢古时候大家闺秀的穿着打扮，精致的花样首饰、层层叠叠的曳地长裙，环佩叮当、香风阵阵，就和现在小孩喜欢迪斯尼故事中的公主一样，想像之余憧憬万分，时不时地就会画几笔梦想中的美人。我就经常在课余画美人，还总是跑书店买仕女画的画册。那些画真漂亮呀，线条流畅优美，细密的线条就这么构成了一位位素香淡影、风姿绰约的古装仕女，让人心醉得忍不住跟着描画。有段时间，甚至连课本上的人物插图都被我改成了‘仕女画’。”回忆最初的喜欢，瞿蓓忍不住笑了，眼中满满的是真心热爱才有的光彩。

因为喜欢，瞿蓓才会对名师从甬上名家何月桂习仕女画喜出望外。那时何老师的画室与瞿蓓外公家的院子一墙之隔，小小的女孩尚未有画案高，就已经踮着脚，着迷地看着那绵延委婉的墨色线条在四尺宣纸上行云流水般幻化出一个个婉约仕女。年华悄然流逝，瞿蓓对书、画的热爱从未消减，她的笔墨益发娴熟。技熟之后，该琢磨着如何自成一统。

## 因为热爱所以专注

线条不仅是中国画的灵魂与骨子，更是书法的根本。在名师的悉心指导下，痴迷于此的瞿蓓勤练不辍。在继续增长画艺的同时，又苦练书法艺术，认真临写二王、米芾、赵孟頫、褚遂良、文征明等大家的法帖，并遍访甬上及省内的书法名家，如海派泼水一般汲取着书法营养。悟性本高的她，很快“化蛹为蝶”，在书、画两道上同时崭露头角。从18岁起，她的书画作品即多次参加全国、省、市的书画展，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其书法作品先后被香港贸发局原主席、九龙仓主席吴光正先生，路易十三中国区总裁韦一先生，有“香港兰桂坊之父”美誉的现任香港海洋公园董事局主席盛智文先生等知名人士收藏。

几个月前，瞿蓓得到了我市著名画家陈亚非老师的悉心指点，画艺更是日见精微。其近期创作的作品，无论是布局还是格调、风格，均面貌一新，更加清劲秀润。

在画上，瞿蓓喜欢白描，近期创作和画展中的作

品也多以白描为主。“中国画最讲究线条，特别是白描。而我也学习书法，书画二道本有相通之处，在此中更为得心应手。每写一幅字、画一张画，那些线条都能给我不同的感悟。我一直觉得，每根线条都是有生命的，起笔即为新生，落笔就是结束。而不管绘画还是写字，都要心无旁骛，心静气稳。就像我们的生活，不管做什么，都要全身心投入，放宽心神，才能有所得有所获。”

很多时候，我们说“字如其人”，瞿蓓亦以为然。作品出于笔下，呈现于人前，赏析的不仅是作品本身，更多的还是透过作品看作者对细节的把握、对大局的掌握，甚而到作者的品格、性情与功力。“我们的生活其实很多时候就像白描画，线条繁琐众多，你要有耐心，胸中自有沟壑，才能将纷繁的线条描成画。不能只着眼于局部，退后一步，高处审视，才能更好地整体布局。”画如人生，其言并不为过。

琴棋书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为精华的集成性艺术。自古，文人墨客或名门闺秀，皆以擅长四项雅艺为毕生追求。而瞿蓓，其画中仕女优雅从容，佛像端庄慈祥；其字楷书清新利落，草书连绵劲挺；除此，古琴亦为她所钟爱。高山流水，伯牙子期，古琴或许可称为古乐器中最有风骨的一种，代表着文人的气与度，更凝聚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审美价值，更能折射出操琴者的品格。

“小时开始学的是古筝。后来大了，倒不喜欢古筝嘈嘈切切的，转而觉得古琴悠扬清江，让人心静。”于是瞿蓓学了古琴，或是彼此心性相符，她人语极快。扬扬洒洒一曲弹下来，操琴者自是气度沉稳，安静若水，听曲者也随之静心忘烦，若有所思。听琴若谈心，瞿蓓经常说，古琴可以静心养气，因此，空闲之时，瞿蓓总是燃起一枝香，演一首古曲，随后持笔挥毫，将心中所感尽付方寸之间。“写字或画画的时候，心思澄明，似乎可以感受到那微妙玄奥的自然之道。”或许于她，书画不仅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一种思考方式。线条的启与收，挥洒之间完成了一幅字或画，更成就了一次心灵的洗练。

书信、画意、文心、琴心，这些很多人穷其一生都难以获得其母的精神特质，在瞿蓓身上却一一体现。不久前，浙江省书协副主席、秘书长赵燕君挥毫写下“兰蕙桂馥”四字，作为对瞿蓓为人作书的概括。

如兰花和桂花般沁人心脾，艺术与做人其实是相通的。瞿蓓认真地活着，认真地写着和画着，意在书画中，志在书画之外。书画不仅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她人生意义的再高，却不能带给他人以人生的启迪和快乐，那么苦学数十年究竟有何意义？

瞿蓓一度受此困扰，心灵惶惶不已。直到数年前的某一天，她顿悟：做人的最高境界，就在于“利乐有情”，在于以慈悲之心生发的力量，帮助他人，推动社会朝着和谐、美好前行。艺术就是这样的力量之一。一句话，艺术应该追求“众乐乐”的境界。

因此，瞿蓓的书画作品在境界上又有了新的突破，充盈着一股如空谷幽兰般高远清雅的书卷气。其小楷，以二王、文征明、赵孟頫为根基，笔法娴熟，典雅清秀又富有灵气；其行草书，点画舒展流畅，结聚聚散，纵横飘逸，犹如小夜曲，轻松自如；其仕女画，纤柔艳丽、秀美飘逸；其佛教画，大气雍容，安详恬静。

因了热爱，所以才更能体会和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美与精髓，并希望让其他的人也渐渐体悟到。瞿蓓近年来不遗余力做的正是这些事情。她在钻研书画之外，努力推动这座城市文化的发展，她与志同道合者一起，精心策划出版了《天童道上》、《诗情湖西》、《风雅南塘》三本书，这是城市难得的文化记忆。“虽然付出力量有限，但我毕竟努力过了，这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意在书画中，志在书画外



## 文坛艺苑点将录

# 我的三次阅读经验

——张忌

**自述** 我想，我的写作应该归功于曾经的三次比较集中的阅读经验。

第一次，是在念中学时。那时，我还处于青春期，我读到了苏童。随后，那些香椿树街的故事，那些与成长有关的潮湿、疯狂、忧伤的气息，强烈地刺激了我。说实话，此前我的阅读经验很少，基本来自于教科书。苏童小说带给我的文学体验与以前的那些文学作品完全不同，它让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文字的无穷可能性。直到现在，我都能清晰地记得当年课堂上，我用教科书遮挡着偷看苏童小说的场景。

第二次的阅读，是在大学时。当

时，我在地摊上买过两本书，书名很是夺人眼球，叫《中国最有争议小说》。我怀疑当初买这两本书，就是被这个题目所迷惑。现在，这两本书还搁在我的书架上，和其他书相比，它们的装帧显得粗糙，而且错别字众多，却是我翻过次数最多，看得最认真的。书中收录有莫言的《红高粱》、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苏童的《妻妾成群》、刘恒的《白狗》等。事实上，当时我对这些中国当代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并不熟悉，我完全没意识到，这两本书里隐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优秀的小说作品。当然，很快我便认识到了这些作品的价值，当我读完后，我必须得承认，

这两本价格便宜的书籍给了我无与伦比的文学体验。

第三次阅读，是在2002年。当时，我从学校出来，不想工作，便跟父母商量，想找个报社或者杂志社实习。父母很开通，答应了我的要求，托人让我到《文学港》杂志社实习。那时，在《文学港》，我几乎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每天唯一可做的事，便是看看杂志。和别的地方相比，杂志社最大的好处便是有着全国各地的各种文学期刊。不谦虚地说，那段时间我所看过的杂志，可能比许多人一生看过的还要多。终于有一天，我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念头——我也要写东西。于是，我就开始了写作，直到现在。

张忌，宁海县茶院乡人，1979年10月出生。2003年开始小说创作，先后在《江南》、《人民文学》、《钟山》、《当代》、《收获》等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100余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二人世界》、《小羊》，中短篇小说集《小京》、《海云》。2007年获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称号，2013年获《人民文学》年度新人奖。



严龙摄